



HUNZAI
SANGUO
DANG JUNFA

一名黄巾小兵，却被汉末名将忌惮，从此天下通缉，如何乱世求存？只能带着一号人当流寇、四处流窜，在夹缝中求存。

寂寞剑客◎著

当军阀

IV



汗血 在 平國

HUNZAI
SANGUO
DANG JUNFA

寂寞劍客◎著
当军阀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在三国当军阀. 4/ 寂寞剑客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453-0233-2

I. 混… II. 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0282 号

混在三国当军阀《4》

寂寞剑客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装帧设计: 荆棘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州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0 字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33-2

定 价: 260.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一百二十五章	决一死战	1
第一百二十六章	三万大军的坟墓	14
第一百二十七章	铁甲铁环战车	23
第一百二十八章	马跃在此恭候多时了	35
第一百二十九章	活祭	45
第一百三十章	人命与草芥何异	52
第一百三十一章	大漠孤狼	63
第一百三十二章	百人将	79
第一百三十三章	柳城之战	90
第一百三十四章	誓死效忠将军	97
第一百三十五章	给老子记住	102
第一百三十六章	何人可以为将	110
第一百三十七章	往投匈奴	115
第一百三十八章	封你为自次王	125
第一百三十九章	匈奴剧变	135
第一百四十章	河套之战	146
第一百四十一章	激战	157
第一百四十二章	火牛阵	169
第一百四十三章	干女人也不含糊	181
第一百四十四章	福兮祸所伏	192
第一百四十五章	老奴罪该万死	198



第一百四十六章	血色帷幕	204
第一百四十七章	月氏女王	210
第一百四十八章	做本将军的女人	216
第一百四十九章	某河内方悦是也	222
第一百五十章	欲速则不达	228
第一百五十一章	激战野牛渡	239
第一百五十二章	毫无悬念的对决	251
第一百五十三章	今夜破营	256
第一百五十四章	兵临城下	265
第一百五十五章	破城	274
第一百五十六章	诱敌之计	284
第一百五十七章	烈火焚城	291
第一百五十八章	女兵营	306

第

一百二十五章

决一死战



夜色深沉，两支熊熊燃烧的羊脂火把照亮了安静的宁县名全装贯带的士兵肃立门楼下，警惕的眼神不时地搜视着前方苍茫的雪原，似乎是极力地想从无尽的昏暗中寻找出一丝异样……

雪住了，呼啸的朔风竟也停了，天地间一片死寂，只有熊熊燃烧的羊脂火把不时发出滋滋的声音……

“有声音！”一名士兵忽然警惕的竖起了耳机，凝听片刻脸色沉重的向另外一名士兵道，“马蹄的声音……三百来骑……速去召唤守城军士……”

士兵话音方落，另外一名士兵也听到了隐隐如雷的蹄声，正从前方苍茫昏暗的雪原上滚滚而来……

“速速吹号，唤醒守军！”

“遵命。”

下一刻，嘹亮苍绝的牛角号声从城楼上冲霄而起，震碎了这个寂静而又冰冷地夜晚，紧靠挨城楼的军营里顷刻间一片翻沸，兵器、铠甲的撞击声、将士的咒骂声还有混乱的脚步声响成一片，只片刻功夫，便有行动迅速的士兵撑开惺忪的睡眼匆匆奔上了城楼……

一名小校一边往头上戴冰冷地铁盔，一边厉声喝问：“怎么回事？为何吹号？”

守夜的士兵铿然跪倒在冰冷地城楼上，朗声道：“回禀将军，有不明骑军靠近，三百余骑……”



“嗯!?”

小校脸色一凝。霍然转头,只见城外苍茫的雪原上已经隐隐显出了一支模糊的骑兵轮廓,竟是直冲宁县城池而来。

“弓箭手……准备……”

小校一声令下,百余名已经就位的弓箭手匆匆跑上前来,沿着女墙排成一排,一张张长弓已经挽满,一支支锋利的狼牙箭已然绰于弦上,瞄准了前方疾驰而来的骑兵队……

“打开城门……快快打开城门……”令人窒息的等待中,一骑如飞从狂乱的骑阵中突驰而出,风一样刮到了城楼下,借着城楼熊熊燃烧的火光望去,只见马背上赫然跨骑一员凶神恶煞般的武将,手中挥舞着两枝沉重的大铁戟,正仰天厉声大喝,“老子典韦是也……快快打开城门,贾诩先生有急事禀报主公……”

“典韦将军?是典韦将军!”城楼上,小校松了口气,手一挥,朗声道,“弓箭手……后撤,打开城门!”

“嘎嘎嘎……轰!”

沉重的吊桥轰然落下,三百余骑堪堪冲到,犹如一股风暴从吊桥上席卷而过,贾诩神色焦急、催马如飞。沿着空旷寂静的长街直奔将军府而来,杂乱的铁蹄沉重的叩击在冰冷地石街上。激溅起清脆的蹄声,惊起满城狗吠……

“主公安在?主公安在!”

堪堪驰抵将军府外。贾诩翻身落马,来不及整理已经歪掉的冠带,也来不及擦拭一下满脸的汗水,提起袍裾径投大门而来。恰在此时,一道雄伟的身影从将军府的耳房内迎了出来,冲贾诩恭恭敬敬地抱拳为礼,朗声道:“高顺……参见大人。”

“高顺将军?”贾诩剧烈地喘息了两声,问道,“主公何在?”

高顺道:“回大人,主公并不在府中。十五日之前已率大军奇袭蓟县去了,高顺率陷阵营奉命坐镇宁县。”

“哎呀……”贾诩击节长叹道,“紧赶慢赶,没想到还是没有赶上…唉……”

高顺道:“大人何事如此紧急?”



贾诩叹道：“高顺将军有所不知啊，此……非开战之时也……”

高顺说道：“我军于阴风峡谷正与鲜卑大军激战之时，刘虞竟遣丘力居、苏仆延偷袭身后，以致管亥将军战死沙场，青州营三百将士全军覆灭，如此奇耻大辱、血海深仇，如若不报，将士如何心服？”

“为将者……当忍人所不能忍！”贾诩道，“管将军阵亡，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此时确非开战之时，我军势弱且根基未稳，刘军势大且刘虞在幽州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非朝夕可以撼动，此时开战、胜负难料啊……”

高顺道：“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主公若不率先出击，等刘虞调集重兵、大军压境之时，只恐为时已晚。”

贾诩道：“刘虞其人，本是东海一介腐儒，深受孔孟礼教之束缚，时刻以报效朝廷、安抚万民为念，平生最是爱惜羽毛、看重名声，如若主公不率先开启战端，他……是绝不会、也不敢大动干戈的，最多也就是背后耍些小手段罢了。”

“……”

“兵法云，上兵伐心、其次伐谋，要对付刘虞这种时刻以朝廷大义为念之人，其实很简单，只需占据朝廷大义，以天子的名义去压制他，便可束缚其手脚，将之困死愁城，可惜……可惜呀……”

高顺道：“可惜什么？”

贾诩道：“可惜主公这么一出兵，难免有以下犯上之嫌，于道义上吃了大亏呀，这就等于是替刘虞脱去了身上的桎梏，令他可以心安理得调遣大军前来进攻宁县啊！唉……主公身经百战、且智计百出，每每以弱势之兵大败强敌，其用兵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可惜的是……主公生性过于剽悍、过于崇尚武力了。”

高顺想了想，忽然说道：“或许主公此举另有深意亦未可知。”

贾诩道：“主公此举的确另有深意，扬言奇袭蓟县是虚，声东击西千里奔袭柳城、击灭辽西乌桓丘力居部才是主公的真实意图。”

“哦，大人何以如此肯定？”

“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主公精擅骑战，指挥骑兵如臂使指，于中原转战之时能以弱势兵力屡屡赢得不可想象之胜仗，皆仰仗骑兵纵横捭阖之利！放眼

天下……再没有人比主公更懂得骑兵的厉害了。”

高顺若有所悟，却又始终抓不住要点，忍不住问道：“那又如何？”

贾诩道：“主公深谙骑兵之利，颇为忌惮丘力居、呼赤所部乌桓骑兵，刘虞得丘力居、呼赤之助，犹如猛虎之添双翼，其中尤以丘力居兵力最众、威胁最大！主公欲灭刘虞，必先剪其羽翼，所以才借着奇袭蓟县之名，将刘虞的大军滞绊在蓟县一带，如此便免除了后顾之忧，尔后主公率大军千里奔袭柳城，先折刘虞一臂！”

“唔……”

“刘虞无谋，闻知辽西兵败，极可能遣呼赤轻骑疾进、乘虚奔袭宁县，意图绝了主公根基，如此又给了主公各个击破的机会，主公将火速回师宁县，趁着刘虞大军未至将呼赤先行击灭，则又折刘虞一臂，丘力居、呼赤既死，刘虞麾下几无可利用之骑兵，纵有精锐步卒十万，主公亦再无所惧也……”

高顺击节道：“缘来如此。”

“可惜的是，刘虞虽无谋，阎柔却多智，奔袭柳城或可成功，诱歼呼赤却是不能。”

高顺道：“纵然无法诱歼呼赤，主公深谋远虑，也令末将钦佩不已。”

贾诩道：“以军事角度观之，主公的确称得上是深谋远虑，然……从大局观之，却难免有因小失大之嫌……”

“啪啪啪……”前方长街上忽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掌声，一把清朗的声音清晰地传进了贾诩与高顺的耳际，“不愧是贾文和啊，洞察世情、深谙人性，刘虞的为人、本将的心思，全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哪……”

贾诩、高顺惊回头，只见马跃在一大群将校的护卫下肃立长街之上，二人不敢怠慢，赶紧行礼、朗声道：“诩（末将）……参见主公。”

“来！”马跃翻身下马，上前一手一个牵住贾诩和高顺，再回头向许褚、典韦、裴元绍、廖化以及十几位乌桓族的将领道，“你们都来，大厅议事……”

“遵命。”

诸将轰然应诺，昂然直入将军府议事大厅。

……

宁县往南一百里，刘备军营。



刘备将手中的书简往案上重重一掷，长身而起，负手于帐中踱起步来，脸上的神色抑郁至极，还不时摇头叹息一声……

关羽狭长的凤目霍然开启，眸子里掠过一丝骇人的精芒，伸手捋了捋长地美髯朗声问道：“大哥，刘虞在信中都说了些什么？”

刘备摇头不语，只是叹息，简雍向关羽道：“二将军，刘虞要主公按兵不动，待他大军到来再一起进攻宁县。”

“什么！”关羽击节道，“若等刘虞大军到来，那得多少时日？真要到了那时候，马屠夫早该回师宁县了，如此岂非错失良机？此时不打宁县。又更待何时！”

简雍道：“主公，窃以为二将军言之有理。”

刘备道：“可刘虞军令不可不遵哪，若有违背、必不见容。”

关羽道：“此……分明是刘虞老儿妒忌大哥才能，不欲大哥立了战功、得到朝廷封赏，所以才这般故意刁难。”

“唉……”刘备重重击节，仰天长叹道，“备……虽无大才，却也是帝室之胄，逢此乱世，每思上以报效朝廷、下则安抚黎民，可叹自县起兵，诸事不顺、屡屡受挫，报效无门……报效无门啊……”

关羽怒道：“大哥，这次偏不听刘虞老儿之言，小弟愿领一半军马前往进攻宁县，如若事成，倒要看看刘虞老儿如何说法，哼！”

刘备急道：“二弟不可鲁莽。”

简雍却道：“主公，窃以为二将军之言不无道理。”

“唔……”

刘备神色一动，陷入了深思。

……

宁县，将军府议事大厅。

“来来来……”马跃大步走到悬挂于壁上的幽州军事地形图前，冲诸将招手道，“你们都过来，走近些。”

一片金属撞击的铿锵声中，诸将纷纷凑到近前。

马跃指了指墙上的军事地形图，朗声道：“适才将军府前贾诩大人尝言，本将以奇袭蓟县为掩饰，千里奔袭柳城、意图拆掉刘虞一臂、甚至是两臂。以

军事角度观之，可谓深谋远虑。然以大局观之，却难免因小失大，这……只是贾诩大人的观点，我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随着麾下军队的扩张，马跃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再不可能将数千名将士像以前的八百流寇那样，指挥得如臂使指了！培养麾下将领们独立思考、独当一面的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诸将皆肃然无语，其实也是难为他们了，就马跃麾下这几号将领，除了高顺偶尔读些兵书之外，大多都是些目不识丁的粗人，要让他们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还不如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杀了干脆。

马跃心中微叹，朗声道：“都没什么可说的，那好，你们想听听本将是怎么看的吗？”

众皆肃然，只有贾诩朗声道：“下官——洗耳恭听。”

马跃霍然伸出右手，干指贾诩鼻子厉声说道：“贾诩——你是个好军师，却不是个好人！你……太冷血，太寡情！”

贾诩神色冷肃，沉声道：“主公何出此言？”

马跃厉声道：“管亥战死，青州营全军覆灭，此皆刘虞老儿之过，你让本将忍，本将怎么忍！？如果本将忍了，三军将士该怎么看本将，管和三百阵亡将士的英魂又该如何看待本将？”

贾诩沉声道：“为人上者，当忍人所不能忍！”

马跃大声道：“去他妈的人上人，谁要杀我兄弟、弑我将士，我便活剐了他！”

贾诩愕然道：“为了一己私仇，主公竟连雄图霸业都不要了吗？”

“去他妈的雄图霸业，兄弟都没了，要雄图霸业何用？打下了江山，又和谁共享荣华富贵？为了兄弟，为了三军将士，本将纵然拼却一死，也要活剐了刘虞老儿，纵然拼到最后兵一卒，也绝不善罢甘休！”

马跃霍然转过身来，目光狼一样掠过肃立厅中的各位将领，其中有裴元绍这样追随马跃日久的宿将，也有高顺、廖化这样后来才加入马跃麾下的黄巾旧将，更有许多最近才加入阵中的乌桓系将领。

所有将领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马跃脸上，有灼热的火焰在将领们眸子里燃烧……马跃充满激情的话就像一点火星投进了干柴堆里，霎时点燃



了他们心中的烈火。

“你们……都给老子听仔细了，不管你们是汉人还是乌桓人，既然现在站到了一起，那就是生——死——兄——弟！”马跃神情凄厉，一字一指，“如果有一天，你们中间有谁战死了，老子一样会替你们复仇！一样不惜拼死一战！”

“多谢主公厚恩！”

“现在，请我们大声告诉我，我们的弟兄让人杀了，能忍吗？”

“不能忍！”

众将领虎吼出声，激情翻腾。

“那该怎么办？”

“杀了刘虞，替阵亡的弟兄报仇！”

众将领越发凄厉的大吼起来，眸子里杀机流露。

“好！很好！”马跃厉声说道，“现在，诸将可各自回营，把本将今天说的话，还有你们宣的誓告诉你们的将士，待明日，尽起大军，南下蓟县与刘虞老儿决一死战，不报血仇，誓死不归……”

“遵命！”

诸将轰然应诺，转身锵然离去。

只片刻功夫，厅中便只剩下了马跃、贾诩和郭图三人，还有厅门外，典韦肩扛大铁戟，雄壮的身躯岿然如山。

“呼……”马跃舒了口气，神色缓和下来，向贾诩道，“文和，适才委屈你了。”

“为主分忧，乃诩分内之事。”贾诩淡然道，“兄弟相称、意气相投，以致上下齐心、遇战无不拼死杀敌，此……素来便是主公治军之道，令将士归心，诩纵然当一回小人又有何妨。”

郭图忧心忡忡道：“原上谷乌桓的两千乌桓众，下官并不担心，可辽西乌桓万余众却才刚刚归降，军心未稳哪，如此匆促令之上战场，后果难料啊。”

贾诩道：“事到如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姑且一试吧，总比坐以待毙要强。”

马跃道：“文和啊，你当真以为本将缺乏大局观，不知道眼下不宜与刘虞开战吗？”



贾诩道：“本来下官的确这样认为，不过现在，诩却有了不同的看法。”

“哦？”马跃道，“愿闻其详。”

贾诩并没有长篇大论，而是只说了四个字：“时不我待！”

“好一个时不我待！”马跃拍案而起，奋然道，“文和你说对了，时不我待啊，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刘虞老儿在幽州这不毛之的耗下去，汉室不久必衰，天下大乱将起，我军必须尽快整合乌桓各部，尔后西取河套，打下一片坚实的根基。”

贾诩捋了捋山羊胡，微笑道：“主公故意放出风声意欲奇袭蓟县，令刘虞尽集大军于蓟县，再逼迫刘虞挥师北上与主公决战，用意不仅仅只是要杀了刘虞鼓舞士气，更是要借此大战淬炼一支精锐之师吧？”

马跃道：“不错。”

贾诩道：“以战练兵，固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就一支精兵。可伤亡……只怕也不会小啊。”

马跃道：“兵贵精而不贵多，这万余辽西乌桓降卒，要是能够从中获取五千精兵，本将于愿已足。”

贾诩道：“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战胜的基础之上，令下官不解的是，主公何以如此笃定……此战必胜？”

马跃道：“这世上……根本不存在必胜之仗，只有敢不敢打之仗！”

贾诩道：“主公之言，有一定道理。”

马跃道：“文和素来料事如神。本将心思难逃你的法眼，不过有一样，你却肯定没有料到，嘿嘿嘿……”

“哦？”贾诩道，“诩……愿闻其详。”

马跃招了招手，向贾诩和郭图道：“来来来，文和、公则，你们皆过来。”

不久之后，大厅中响起郭图嘶嘶的吸气之声，贾诩却朗声恭维道：“主公用兵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诩所不及，诩所不及也……”

……

蓟县，十架行军大鼓高架在鼓车上缓缓驰出了北门，虽是寒冬腊月、白雪皑皑，可十名鼓手却赤裸着上身，背上、胳膊上的肌肉块块虬结、缠满了蚯蚓般的青筋。手持两支足有碗口粗的鼓槌，静静地等待着……

整整两百九十七名号角兵分为三人一组。抬着九十九支长长地牛角号紧随其后，城门内外、旌旗飘扬、刀戟如林。利刃反射起的寒芒迷乱了冰冷地雪原，无尽的肃立之气随着萧瑟的寒风漫延、肆虐……

一匹健马驮着传令兵从城门内疾驰而出，鼓兵及号角兵的目光霎时落到了传令兵手中那枚三角令旗上，倏忽之间，那面令旗被举起空中，狠狠地挥舞了三下……

“咚……咚咚……咚咚咚……”

“昂……昂昂……昂昂昂……”

激烈的战鼓声以及穿透力极强的牛角号声绵绵而起、响彻长空，在令人热血沸腾到窒息的号鼓声中，蓟县四门大开。军事整肃的军队排列成一个个齐整的方阵从中鱼贯而出，黑压压的铁甲顷刻间掩盖了冰冷地雪原。

一身戎装的刘虞在众将校的拱卫下款款登上北城楼。自城楼上极目望去，但见雪原上旌旗遮天、枪戟如林，数万铁甲汇聚成森严的军阵、浩瀚如林，从城楼之下一直延升到远处目力难及之处，充塞了整个天宇……

刘虞身后，张郃、文丑、颜良、鲜于辅、鲜于银、尾敦、牵招、齐周、贪至王、呼赤诸将皆全装贯带、冷然肃立。

深深地吸了口冰冷地空气，刘虞声嘶力竭的大吼起来：“马跃，身为大汉伏波中郎将、护乌桓校尉，不思报效朝廷，却久有不臣之心，阴谋挑起大汉与鲜卑之争，其心可诛，是为不忠！”

“马跃本是名将之后，却行事乖张、桀骜不驯，有违祖训，是为不孝！”

“马跃残忍嗜杀、专横跋扈，不知礼仪、不懂王化，专事奸淫掳掠，自至幽州，犯下血案无数，两手沾满血腥，是为不仁！”

“马跃身为大汉臣子，却以下犯上、无视朝廷尊严，亵渎天子圣威，是为不义！”

“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神人共愤之，天之共伐之……虞……既为大汉幽州刺史，奉诏讨贼，绝不姑息……”

……

宁县，城效校场。

同样激昂的鼓声与号角声响彻云霄，一万五千名刚刚归降的辽西乌桓骑兵排列成整齐的骑阵、肃立一片，校场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连大气也不



敢喘一声，只有呼嚎的北风与战马的喘息声交相可闻。

马跃一身戎装、独自登上阅后台，所有乌桓将士的目光都落在了马跃身上，有屈辱、有悲愤、有畏惧、也有哀伤……萧瑟的寒风中，唯有阅兵台前那杆血色牙门旗正迎风猎猎飘荡，啪啪作响……

“咚！”

马跃一脚重重踩在阅兵台前沿，手按剑柄迎风肃立，刀一样的目光冰冷地掠过整个校场，呼嚎的朔风荡起马跃身上厚重的黑色披风，露出那一身冰冷黝黑的铁甲，万余乌桓将士顷刻间垂下了眼帘，再不敢正视马跃充满杀机、充满霸气的双眼。

乌桓将士眼前的世界就如同马跃身上那身黝黑的铁甲、一片黑暗……

“你们……是战败者！”

令人窒息的冷肃中，炸雷般响起了马跃嘹亮的大吼，几可穿金裂石的声浪划破了虚空，清晰地送进每一名乌桓将士的耳际，一万五千颗高昂的头颅顷刻间垂了下来，马跃冰冷地大吼残忍的剥去了他们曾经身为战士的尊严，他们战败了，投降了，他们现在只是一群羔羊、待宰的羔羊……

“至高无上的天狼神立下了规矩，本将现在就可以下令处死你们，就算留你们一命，你们……也得世代为奴！”

“可你答应过我们，只要投降，你就不会杀了我们……”

“不错，本将的确答应过不杀你们，可你们愿意这样毫无尊严的活着吗？你们曾经是战士，你们身为战士的骄傲和荣耀呢？哪里去了？让狼……给叼走了吗？”

“……”

“本该杀了你们……可是今天，本将想破一次例，我会给你们一次机会，一次找回尊严、找回骄傲和荣耀的机会！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你们仍然是战士，仍有一颗不屈的心，本将……就赐予你们自由……”

“你是说真的吗？”

“说话算数！”

“可不要后悔……”

“好吧，我们相信你，说吧，什么样的机会？”

马跃道：“再过几天，就会有一支汉军来讨伐我，他们人很多、很强大、很精锐、很好战！我们很可能都会战死……如果你们害怕，不想找回战士的尊严，那么现在就请出列，本将以天狼神的名义宣誓，不杀你们，可是……你们得世代为奴。”

阅兵台下的乌桓人纷纷吼道：“我们要说不呢？”

“那好……”马跃霍然举起右臂，握手成拳厉声道，“有胆一战者，脱去奴籍为自由民！斩获一颗敌军头颅者，全家脱去奴籍！斩获十颗头颅者……”

阅兵台下纷纷喝问：“斩获十颗头颅又怎样？”

马跃目光一寒，厉声道：“斩获十颗头颅者，为侍从，赏奴隶十户！斩获百颗头颅者，赏奴隶百户，为贵族……”

马跃话音方落，阅兵台下一片哗然……

恰在此时，贾诩急步匆匆上了阅兵台，低声向马跃说道：“主公，紧急军报。”

“讲！”

“刘虞遣刘备引军两千前来偷袭，距宁县已经不足百里。”

“刘备！？”马跃目光冰寒，嘴角绽起一丝狰狞的笑意，沉声道，“甚好，就拿刘备的两千人开刀！”

贾诩道：“主公英明。”

“锵……”

刺耳的金铁摩擦声中。马跃缓缓抽出佩剑，高举过顶，冰冷地剑刃迎着朝阳反射出耀眼的寒芒，分明是感受到了马跃身上流露出来的浓烈杀机，阅兵台下，乌桓将士的骚乱声便戛然而止……

……

上谷郡、下落城。

刘备在简雍的陪同下登上了城楼，极目望去但见苍茫的雪原从城楼下一直延伸到目力难及的远处，关羽率领的两千精兵早已经消失在苍茫的地平线上。雪地上只留下了一长串杂乱不堪的脚印……

“唉……”刘备长长地叹了口气，向简雍道，“云长此去也不知是否能够成功，倘若侥幸得以攻占宁县，倒也还罢了……”

不等刘备说完，简雍便劝道：“主公勿忧。二将军久经沙场且勇冠三军，马屠夫率大军远征柳城、急切难返，宁县守备必然空虚，谅可一举攻占，主公

就在下落城里安心等候二将军的捷报吧……”

“嘿……”刘备重重地一掌拍在结冰的女墙上，向简雍道，“走，宪和，我们下棋去……”

……

从下落前往宁县的官道上，关羽头顶幘巾、一袭绿袍。丹凤眼、卧蚕眉，手执重可七十二斤之冷艳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领两千精兵径直杀奔宁县而来。关羽自负武艺，一向心高气傲，除了敬重刘备乃帝室之胄，从未曾将世人放在眼里。

遗憾的是，自从郡举兵以来，关羽追随刘备四处征战，除了讨伐黄巾之时略有战功，此后竟屡战屡败，尤其是颍水河畔一战。竟以绝对优势之兵力被马跃千余贼兵所击败，从此被人捧的像丧家之犬似的、东奔西走。好生倒！

关羽心中实恨极了马跃，若非马跃，刘备此时仍高据陈留太守高位，如何潦倒至寄人篱下之困境？

“哈……”关羽狠狠一挟马腹，催马疾行，又不时催促身后军士，“快，加快行军速度，天黑之前定要赶到宁县城外扎营，但有贻误军机者……斩！”

“报……”关羽正催促之时，前方探马如风卷残云、疾驰而回，“关将军……前方急报……”

关羽勒住马缰，将青龙偃月刀横于马鞍之前，伸手捋了捋颌下美髯，朗声道：“快讲！”

“前方十里发现大群乌桓骑兵！”

“乌桓骑兵？”关羽微闭的风目霍然睁开，有犀利的精芒一掠而逝，沉声道，“有多少人马？”

“足有一万余骑！”

“嗯！？”关羽脸色一变，丹凤眼霍然睁开，凛然道，“什么，一万余骑！？”

探马道：“不错，确有一万余骑！”

“马跃何来如此大军？”

探马无言以答。

“将军快看，那是什么？”

正说间，身边忽有一名亲兵手指前方苍茫的雪原大叫起来，关羽惊回

